

【非虚构写作】

## 回家过年倒计时



□黄廷付(农民工)

“黄师傅，什么时候回家过年？”“老乡，买到回家车票了吗？”“你们都准备了哪些回家的年货？”自从过了2024年元旦，这些问题就成了车间工友间最热门的话题。

最先抢到票的是老家在贵州安顺的老郭夫妻。他们的出租房和我在同一个小院，老郭说他们原本抢到1月19号的票，后来老家打电话说大伯病重，他不得不改成16号的票。那天是老郭夫妻俩上的最后一个班。老郭把手机上抢到的车票拿给我看，感慨地说：“我今年五十多，母亲也快八十了，虽然身体现在还好，但也不如往年，我们想早点回去陪陪老人家。儿子二十好几了还没结婚，不然我们早就回老家了。”老郭说完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，继续忙活手中的事情。他脸上除了岁月带来的沧桑，表现得很平静。倒是他的妻子，昨天晚上去街上染了头发，买了新衣服，整个人精神焕发，显得年轻了好几岁。

老郭临走前，特意到我的出租房坐了一会儿。他从怀里掏出一副卷好的春联递给我：“昨天去银行存钱，工作人员给我两副春联，我的那副已经贴好了，这一副给你吧！”“你咋不带回去？”我问老郭。“我们老家都是大门，这春联用不上。再说，我给母亲打电话，她说已经去集市上买了春联。”

大辫子是我们车间最年轻的女工，是接线工。主管说过几次，让她把辫子剪掉，她总是摇摇头，“如果把辫子剪掉，我怕回老家儿子认不出我了。”主管笑了：“你都出来打工一年了，你儿子才两三岁，你就不剪辫子，他也不一定认得你。”大辫子白了主管一眼，“我天天下班和儿子视频，他就记着我的大辫子了。”

我问大辫子什么时候回家，有没有和儿子说？她摇摇头，“我们24号回去，我没有打电话给家里人，想给他们一个惊喜。”我问她：“你有没有看过岳云鹏在节目中说过的一段话？他在北京打工，有一次想给母亲一个惊喜，没给家里人写信，也没给家里人打电话，他背着行李乘火车、转汽车，一路风尘仆仆地回到老家，当他敲开大门的那一刻，他的母亲当时愣住了。母亲连说，不中，不中，我不要惊喜，如果你提前一个星期告诉我你要回来，我就能高兴一个星期；如果你提前一个月说你回来，我就能高兴一个月。”

大辫子听了我的话，点点头，当场就掏出手机给老家打电话。当大辫子听到电话里婆婆笑着对她儿子说，“宝宝，再过8天妈妈就回来了。”大辫子的眼眶也红了，她转头对我说：“黄师傅，谢谢你，我听到他们的笑声了。”

我知道大辫子和她老公一起开车回去，那天上班路过她的出租房，看到她门口晒了好多香肠，估计有几十斤。我当时还笑她灌得香肠太多，吃到夏天都吃不完。她却摇摇头，说老家在山区，那边没人灌香肠，她要全部带回去，给公婆和亲友一起尝尝。公婆在家既要种地，还要帮她带孩子，也很辛苦。她每年春节后出来打工的时候，亲友都会给他们很多年货。说到这里，她笑了，只是片刻之后，她又叹了口气，说回家开车要三十个小时，即使两个人轮换着开，都感觉很辛苦。有时候想多带个人帮他们一起开车，又担心人家带的东西多，车子里放不下。

这几天，车间里的人走了不少，但是工作量基本上没有减，连主管都带头在车间里干活了。我早上去上班，看到小胖妹一个人在机器上忙活。我在车间里转了一圈，没有坏的机器要修，就放下手里的工具箱去帮她。

小胖妹是云南人，她也买好了票，是火车票。我们一边干活一边聊天：“小胖妹，为啥他们都提前回去了，你没提前？”她叹了口气，“我去找过主管，他说如果家里没有特殊的事情，不能早走，要不然扣1000块钱。”

“小胖妹，你坐火车要多久能到家？”“要两天一夜才能到家。”“那你为啥不买高铁票？听说高铁七八个小时就到家了。”“高铁票要七八百块钱，我买的火车票只要200多块钱。省下来的钱，我可以给老爸老妈买件衣服啊！”

“我看厂里通知，咱们厂过了年正月初九报到，还有300块钱开门红，你能回来吗？”“我才不来那么早呢，我要在家里陪老爸老妈。”“小胖妹，你真的很奇怪啊，坐高铁怕多花钱，厂里有开门红，你又不想来拿，哈哈。”

“黄师傅，我们出来打工，要干一年才能回家，我想在家多待一段时间。再说了，到自己手里的钱，我才会省着，那个开门红都不是我计划内的。你没看好多人为了回家都不要年货了吗？什么是家？舍不得离开的是家。”听了小胖妹的话，我不由朝她竖起了大拇指。

就在这时，女儿给我发来信息，说学校放假了，打算先来找我们，等放假了一起回老家。我顺手将这条信息给小胖妹看，她感叹道，“天下的孩子都是一样的，爸爸妈妈在哪里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，哪怕是出租房，哪怕在偏远的山村。”

小胖妹后来才对我说，她已经交了辞职报告，明年想找一个有宿舍的工厂上班，这样一年光房租就能省下几千块钱。我问她为什么不明年找到工作再辞职。她笑着说，“我提前打辞职报告，厂里也可以提

前招工啊。再说，现在打辞职报告，今年一月份的工资都会给我结清的。老郭他们过完年来上班，他们的工资只发到去年12月份。”我点了点头，其实我知道小胖妹辞职肯定和她想回家没获得批准有关系，只是她没说出来，我也没有问。

厂里放假的时间已经定下来了，是1月底，但能坚持到最后的只有几个人，都是离家相对近一些的。抢到车票的那一刻，他们的脸上堆满笑容。但大家依旧像往常一样工作，只是下班后，大家会跑到商场，提着大包小包，遇到后彼此开心地打招呼，掏出刚买的年货给对方看。

我一边干活，一边悄悄问主管，他们早走的人真的不给年货吗？迟来的人也不给开门红了吗？主管笑了：“那些干活认真的人，厂里肯定不会亏待他们。不过，这个不能和他说，要不然人早就跑光了。你看，现在车间的订单还没完成，我们只能多辛苦一点了。”

工友小马问我，“黄大哥，你啥时候回老家？”“我等放假拿了年货再回去。”我回到。小马是我的老乡，他们夫妻俩在厂里上班，小孩在镇上的小学读书。小马为了孩子能在这边顺利读书，还在这里买了房子，今年刚搬进新房。这边有个规矩，搬进新房子第一年一定不能空着，要有住人，所以小马一家今年过年不回家了。我突然想起老郭留给我的那副春联，我对小马说，让他大年三十那天帮我贴春联。他笑着说：黄大哥放心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后来，他悄悄地对我说：“我们一家人商量好了，大年初一开车回老家，那时候也应该不堵车了。”

其他几个人听到我说不回家，他们都笑话我，“黄师傅真能干啊！不过今年的年货是二十斤大米和二十斤食用油，为了这么一点东西，熬到放假，你觉得值得吗？”

“当然值啊！年货是老板的一点心意，再说了，民以食为天，如果把咱们厂里发的年货带回家，我母亲肯定很高兴。”“年货还要带回家啊，你们放在这里明年不就吃了？”

“明年我们可以再买啊！年货虽然不值多少钱，但是我母亲如果知道是厂里发的年货，她肯定会非常自豪地对我们村里人说：这是我儿子厂里发的过年福利。”

随着工友们渐渐离开，车间里的机器声越来越小了，车间里的温度也越来越低，但我心里的热度却一点没降低。作为一名机械维修工，我能坚持到最后当然不全是为了年货。因为还有工作需要我，我要给所有的机器做好加油和保养的工作，让“辛苦”一年的机器也好好过一个“肥年”，如此，我才能安心回家过年，来年它们才能更好地为我们工作。

【局域网】

## 退票窗口

□仇士鹏

那天，高铁居然晚点了。等抵达换乘站时，下一辆车已经开走了。车站的服务台给出两种解决方案：改签，或者明天再走。无论哪种，都要先去人工窗口退票。

起初，窗口前只有两三个人，排起的队伍还有模有样。渐渐地，再来的人就分成了两批，一批排到队伍后面，一批则分散在队伍两边，围着窗口趴在服务台上，虎视眈眈，随时准备见缝插针。远远看去，那个可怜的窗口，就像落入狼群中的绵羊。

彼时，愈发紧张的时间，迟迟不动的队伍，让“先来后到”的约定变得更加脆弱，于是，人群中形形色色的人更不安分了。

有位大爷，撅着屁股趴在柜台，反反复复地盘问改签的车次、价格和座位，像是甲方在挑选设计方案，不换上几轮就下不了决心。你看他，用手撑着下巴，多像哲学家，一边摇头晃脑地沉思，一边发出“嗯——嗯”的轻哼，脚尖支地，在挤满了脚的地上悠闲地转着圈，让人差点以为他面前的不是读卡器，而是茶杯了。

有位大妈，倍儿响亮地叫道：“我的车马上就要开了。”工作人员说：“请您先排队。”“我已经等了多久了！还不给我办？”“你想插队要征求别人的同意。”工作人员直起腰说。

有男人厉声喝问：“我五点二十就到这里排队了，你几点过来的？”大妈算算时间，突然词穷，愣了愣，甩起脸上的横肉说道：“我不管！我必须先改签，我改不了，谁也别想改签！”说完，挤上前去，大手一扣，把身份证按在读卡器上，两手紧紧把它摁住，摆出“一妇当关，万夫莫开”的将军气势。

“你懂不懂先来后到啊？”男人还想理论，身后的人纷纷嚷起来：“前面的人别吵了，我们都等着办呢！”“你就让她先办不行啊？”工作人员把头低了下去，开始给大妈选车次，留下男人站在一边，干瞪眼。

不过，大妈还是没能改签成功。票早被抢光了。“刚刚就是他还有票的，你现在凭什

说这个车次没票了？”大妈把服务台拍得咚咚响，连问了三遍后，气冲冲地去咨询处争辩，身子一侧就挤到那处人群前，又把这句话问了三遍。

一直到我退票成功，还能听到她的叫嚷：“你讲不讲道理啊，就是你说的有票，是不是你所说的？为什么改签的人不给办？”在闹哄哄的车站，那声音就像暴风雨中的海燕。

记得《动物的社会行为》中曾写，许多动物都会在群体内形成一定的吃饭顺序，它们知道，哪些同伴的食物是可以肆无忌惮抢夺的，哪些是有风险的，哪些则会被打得头破血流的。

那么对应到人类社会里，可以肆无忌惮抢夺的，可能就是看上去脾气好，素质高、“不跟人一般计较的”；有风险的，就是看上去脾气大的；而绝不能去抢，会被打的，就是虎背熊腰、眼神能治小儿夜啼的狠人吧。

可动物群体与人类社会，显著的区别就在于文明。文明让人产生羞耻感，从内心生出拒绝不文明行为的力量——不愿给别人添麻烦，不愿侵占别人的利益，不愿肆意地霸占和挥霍公共资源，于是自发地采用排队等俗成的约定去保障每个个体的公平，遵守并维护着这份约定。

你看，有位女子，轻声对男人说道：“你先来吧，你排在这里很久了。”然后扭头喊她小儿子的名字。“不要跑远了！妈妈马上就改签好了。”等上一个人办理完后，有人想从旁边插进来时，她立刻伸手阻拦，侧着身子挡住，“别人是先来的”，并催着男人走上前去。

你看，还有一批人，静静地站在队伍里，虽然不停地跺脚、探头、跺脚，却并不会削尖了头往前挤，甚至在看到一些急得大汗淋漓的脸庞时，会情不自禁地把脚步往后挪一挪。等轮到自已后，改签、退票、走人，一气呵成，毫不拖泥带水。

退票窗口真是一面厉害的照妖镜，照出丰富而生动的众生相。可它真的厉害吗？在镜子里不出洋相的，其实也只是普通人。